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四六回 論交涉清言譏俗吏 縱微辭談笑說官場

只說召太守聽了章秋谷的話兒，連連的點頭稱是道：「你的話兒實在講得透澈。如今的那班辦交涉的寶貝，一個個都是坐了這個毛病。當初訂定條約的時候，糊裡糊塗就是這樣的一來，那裡懂得什麼條約的學問？比不得他們外國派出來商訂條約的人，一定是長於外交、熟諳例約，辦起交涉來自然不至茫無把握。我們中國這班人那裡是他的對手！據我想起來，這些商訂約章、辦理交涉的事情，另有一種專門的學問，不是那些門外漢可以率爾操刀、魯莽從事得的。更兼商訂條約，關係非常，一個不小心就要損失許多的權利。就是一個無關輕重的字兒，一句絕無系屬的說話，也一定要再三審慎，沒有一些兒疏忽的地方，方才保得將來不另生枝節。你若是一時忽略，不去細細的推敲，只說這句話兒、這個字兒是不關緊要的，隨隨便便的就答應了；那裡知道，將來就在這個不關緊要的地方平空生出許多枝節，鬧出絕大的交涉來！這樣的事情，我在這裡見了也不止一次。我以前也曾上過一個條陳，請在總理衙門裡頭設一個外交館，專門培植那些辦理交涉的人才。無奈人微言輕，大家非但不以為然，倒反一個個都說我無故多事。這些話兒，我以前也和金觀察說過，金觀察倒深以為然。無奈金觀察也沒有什麼大權力，在上的人置之不理，說來也是枉然。方才你說的一席話兒，真是一句一字都打到我心坎裡去，沒有一句不是我心上要說的話兒，真是英雄所見略同，不是那班庸庸碌碌的人可以妄參末議的。」

章秋谷聽了笑道：「極承推許，慚愧非常。但是我的心上還有一個意見：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……」

秋谷正說到這裡，只見金觀察在外面走了進來，章秋谷和召太守連忙立起。金觀察忙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我們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要講這些過節。」說著金觀察自己便也坐了下來，章秋谷和召太守也就一同坐下。金觀察道：「你們談論得正在□分熱鬧，被我進來打斷了你們的話兒。如今你們只顧談你們的，待我來做個旁聽的人何如？」秋谷笑道：「小姪和召太尊方才講的，就是我們中國交涉失敗的原因。」

說著，便把方才一番議論約略述了一遍。金觀察也不住的點頭稱是。

秋谷又道：「據小姪的意見看起來，如今我們中國的交涉失敗還有一種原因：第一種原因是條約失敗，方才已經講過，不必再去提他。第二種原因，卻都是給那班辦理交涉的官員鬧壞的。他們那班飯桶，好容易花了無數的銀錢，走了許多的門路，方才謀得一個功名，鑽得一個差使，兢兢業業的捧著腦袋過日子，一個樹葉子下來也怕壓破了頭。平時見了上司，一味的只曉得掇臀放屁，捧卵呵唇，這樣的人要叫他去辦交涉，你想可中用不中用？只要一見了外國人的影兒，不等他開口說話，早已嚇得魂飛魄散，骨軟筋融，一味的唯唯諾諾，憑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，那裡敢駁他一個字的回！在他自己心上想起來，得罪了上司還好請個旁人解釋解釋，或者行些賄賂也就罷了；要是得罪了外國人，就是上司和他□分合式，也是偏袒不來的。」

所以辦起交涉來，憑著那外國人怎樣的要求、那般的強硬，也不敢說半個不字、放一個屁兒。他那裡知道，外國人的辦交涉也是專用詭譎手段的。他自己明曉得這件事情不合條約，有妨公法，未見得辦得到，他卻故意裝個糊塗，姑且向我們中國要求一下。若是我們中國的外交官據著條約公法和他抗辯，他也就有來提，只當沒有這回事兒一般。在他原沒有一些兒損失，不過費他一個照會就是了。萬一個那班辦理交涉的人不明條約、不諳公法，竟是輕輕易易的答應了下來，他就得步步進步，要求無已；並且從此以後還要把這事兒當作舊例，節節挾制，事事誅求。他們那班飯桶只說外國人的事情不是頑的，遇著有什麼交涉的事件免不得將就些兒，敷衍一下，叫他心上喜歡，以後或者可以省些困難。那裡知道，如今這般的競爭世界，只有進步，沒有退步的。就是一件至微極細的事情也一定要和他據理力爭，退讓不得。若是遇事退讓，處處將就，今天退讓來，明天將就去，一天一天的讓來讓去，我們中國縮退一步，他們外國人便占進一步，得寸進寸，得尺進尺，到了後來一定要弄得無可退讓，無從將就。那中間退讓不得，將就不來，勢必至於彼此決裂，釀成重要的交涉。與其遇事將順，到後來依然還是收拾不來，不如在交涉之初，就正堂堂的和他磋磨辯駁，據約爭持，到後來還不至於這樣的潰敗決裂，不可挽回。

在他們外國人的一方面看起來，卻也怪不得他們痛恨，以前的種種要求，沒有一件不肯，沒有一事不允，到了如今忽然兩下齟齬起來，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了。就是如今各省的民變、鬧教的案件，那一件不是地方官激出來的？要是那些地方官能夠放大了膽，逢著民教交哄的事情，一秉至公的按律辦理，不要袒護教士，凌虐百姓，也何至於鬧出這樣的事情來！總而言之，做官的人要是存了個患得患失的心，就斷斷不能辦事。小姪狂警之論，老表伯以為何如？」

金觀察拍手道：「你的話兒一些不錯，正和我的意見相同。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要是個個都能依著你的話辦事，我們中國的利權何至這般喪失！我們中國的百姓何至這樣受欺！」說著三個人不免嗟歎一番。金觀察道：「如今官場中人的卑鄙齷齪，比那前□年的情形更是不同，就是說也說不盡許多。別的都還不必說他，最可笑的就是我們這班候補道，你只看全國行省裡頭那些最重要的差使，什麼銀元局、銅元局、鐵路、礦務、軍政、警軍，那一處的總辦、會辦不是候補道當的？好象世上的人只要是個候補道，就無所不通，無所不曉，不論什麼事情都是內家，不管什麼要差都是熟手。好象不是候補道就不勝其任的一般。你想，那些候補道裡頭大半都是些有錢的紈袴子弟，仗著家裡頭的有幾個錢，捐個功名出來頑頑，那裡會辦什麼事情？雖然候補道裡頭也未嘗沒有幾個精明強幹、有才有識的人，卻是□個裡頭找不出這樣的一個。把國家的大事，一古腦兒的都交給這一起酒囊飯袋的庸才，我們中國的前途那裡還有什麼希望！」說著不覺長歎一聲。

秋谷道：「老表伯這番說話委實不差。如今那班候補道裡頭，像老表伯一般的人不要說□個裡頭找不出一個，就是全國的候補道一古腦兒合攏起來，只怕也揀不出幾個！」金觀察笑道：「這句話兒你是違心之論了。像我這般的人，在候補道裡頭雖不是什麼酒囊飯袋，卻也算不得什麼奇材異能。不過撫心自問，還不是那班屍位素餐的人物罷了。你的說話未免稱譽得過當些兒。」

召太守接著說道：「秋谷兄的話兒卻也不是過贊，委實如今直隸通省裡頭和大人一般熱心辦事、才識兼優的，卻是寥寥無幾。」金觀察哈哈的笑道：「今天什麼道理，你們兩個人忽然這樣的謬贊起來。」章秋谷道：「小姪的為人，老表伯是向來知道的，從不肯翕肩諂笑，當面阿諛。就是召太尊，也不是這般卑鄙的人物。」

章秋谷正說到這裡，忽然外面有人來拜會金觀察。當差的傳了進來，金觀察連忙起身出去。臨走的時候對著秋谷道：「今天于太守請你在上林春晚飯，你去不去？」

秋谷道：「如若老表伯去，小姪一定奉陪。」金觀察點一點頭，匆匆的走了出去。

當下章秋谷又和召太守談了一回，又辦了些日行的公事，看看日色西斜，便回到盧家衛衛金觀察的公館裡頭來。只見于太守已經來了，在金觀察書房裡頭談天，見了秋谷連忙拱手道：「我只怕秋谷先生不肯賞光，所以特地自己過來奉請。」秋谷道：「豈敢豈敢！多承賜飯，深擾廚廚，那有不到的道理！」于太守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秋谷先生為什麼要這般客套？」金觀察便取笑他們道：「我看你們兩個不是在這裡講什麼話，大約是你們兩個結了新親，今天在我這裡會親，所以一個這般客氣，一個又是那樣謙恭，不然為什麼要這般拘束呢？」說得秋谷和于太守兩個都笑起來。

于太守坐了一會，便向秋谷道：「如今差不多有六下鐘，我們就去好不好？」

金觀察便對秋谷道：「今天我聽說天仙戲館裡頭，來了個上海新到的女伶馮月娥，花旦戲串得甚好，我們何妨早些吃了晚飯賞鑒他一下子？」于太守聽了先自高興，口中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我們吃過了立刻就去。想不到我今天這個東道主人做得竟不折本！」

金觀察和章秋谷聽了都微微一笑。章秋谷不說什麼，金觀察卻對著于太守道：「你的算計既然這樣精工，何不索性連今天的一

頓晚飯都不要請，豈不更佔便宜？」

于太守聽了，跳起來對著金觀察打了一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今天對不起，一客不煩二主，爽性我奉托了你老哥和我代作了今天的主人，何如？」金觀察大笑道：「好得狠，好得狠。你既然捨不得花錢，我今天非但不要你出一個大錢，爽性再送五塊錢給你用用好不好？」

章秋谷聽到這裡，忍不住「格」的一笑。于太守也笑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給你占了便宜去了。」金觀察道：「你自己情願、伏伏貼貼的叫我來占你的便宜，我不好意思推卻，自然只好領你的情的了。」于太守笑著，「呸」了一口道：「小孩子沒有規矩，滿嘴裡亂講的是些什麼話兒！」金觀察拈著自己的鬚鬚，對著秋谷道：「你聽聽他，倒叫我是小孩子！你想可笑不可笑？」

三個人一面說笑，大家都坐上轎子到日本租界的上林春番菜館來，揀了樓上的一間房間坐了。于太守便寫了幾張催請客人的條子交給細崽，叫他立刻送去。請的客人就是言主政和楊司馬兩個，賓主只有五個人。正是：

胭脂照夜，樓台歌管之春；粉墨登場，傀儡衣冠之恨。

不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交代。